

# 新疆脫險記

(三)

李 郁 塘

## 中俄巴三不管地帶

由蒲犁到新疆邊界的國門——明鐵克隘口，一般的行程要走六天，我們一行在兼程趕趕的情勢下，僅走了三天。這時前行大隊的先頭部隊已出國進入巴境坎巨堤小國的國境，而殿後的人員還停留於此。蓋因羊腸小道，崎嶇難行，兩百餘人的行軍，就拉長了幾十里。我們一行終於十一月一日夜追到三不管(中俄巴)地方趕上馬、×、饒、劉等前行大員，當將歐陽晉高參所說喀什兵變情事詳為報告。他們幾位聽後，大都一笑置之。蓋因現已置身他國領土，而自己還有一連衛隊。即使叛軍追來，既無所畏，也無所謂。至於彭、王二匪給我扣上的罪名，我却一字未提，蓋因我自己還不相信，而他人何能信之。二日晨馬軍長先召集護衛連全體講話，作告別辭。要全連人馬原路返國，如不願再歸還原建制，隨陶峙岳降匪，可沿崑崙山南麓，和闐且末之路東返青海故鄉去打游擊，另創天地，但沿途不得攪擾老百姓。講

話完畢，馬軍長就偕同迪化城防司令羅恕人師長、回文會理事長馬國義、衛生處長馬恕基等要員，先行進入巴國邊卡所在地的米斯朵地方。我們一行馬不停蹄日夜趕，就是爲了追這些大員便於進入他國邊卡，於今馬軍長就要先行，我當然不能放過機會，乃要求同行。

因爲同行的護衛連，全由騎五軍選拔而成，遠行三千里，來護衛他們軍長安全出國，乃是理所當然，但對他人都係人情，明日就要告別，今日有所表示，以便投桃報李，於是同行的各機關首長們同集於當地的唯一的一間石屋內，共商辦法。結果×軍長寫了十五兩黃金，其次鍾祖蔭師長、王曾善廳長、胡子萍處長，楊爲書記長、劉漢東局長都寫下五兩，合計四十兩。至於饒鐵珊站長，因隨人較多，而黃金反少，乃答共買六隻大綿羊，三隻送給護衛連作爲慰勞之意，三隻留給同行大夥來打一次牙祭，同慶安全出境。蓋因當時適有坎人牛羊羣臨此，饒站長靈機一動遂有此議。這時護衛連已有兩位班長前來收錢，當然仍

按寫的順序來收。不知×軍長是爲了給其他首長留面子，自己的數字不宜太高，還是另有他情？結果所拿來黃金，與原寫數字不符，由十五兩變成十兩！這兩位收金班長一見黃金少了五兩，勃然變色，憤然而言：

「我們只有衛護大家安全的義務，却沒有收授大家金錢的權利。我們一文不收，請大家收回。」

他倆說完，扭頭就走，未幾槍聲由山谷中的四面響起，這是他們的訊號。接着有六位班長，全付武裝，又將各出錢的首長，齊集到那一間石屋內。六位班長四人留在石屋門口，兩位進入屋內。在此恐怖的僵局下，好大一陣無人作聲。最後，還是由發起勞軍的劉局長打破僵局開始發言：

「你們此舉是什麼意思？」

「×軍長先寫了十五兩黃金，後給十兩，他是什麼意思？」

「嫌少可以再多給，這樣的舉動，怎樣對得

起長官？」

「×軍長既然不仁，我們也就不養了！」

「那你們現在有何意見？」

「我們現在要×軍長一個人拿錢，別人一文不要！」

「要多少？」

「一千兩！」

「這不是說空話，××軍長那來如此多的黃金？」

「局長你可能不知道，但我們却知道，×軍長至少身帶兩千兩黃金，給了我們千兩，他還有千兩，你們其他人員合起來還沒有一千兩，他還

是此行人的首富！」

「你們不要獅子大張口，一千兩太多。」

「好！看局長的面子，打個折扣好了。」

「還是太多，辦不到的事，豈不多費時間？」

「那麼給三百兩好了。」

「我再打個折扣，給一百五十兩好了！」

在兩位班長點頭以後，劉局長就請×軍長到他的下榻處，其實也就是另一山脚下他太太暫住的地方去取錢。結果取來了以白布包裹，用機器扎好，每節一條，每條十兩，共計十節，一條長帶合計一百兩，面交劉局長。再由劉局長轉交給入屋的兩位班長，就推就送的

說：

「這個數目也可以了，去向馬連長說，得饒人處就饒人，請你們積德行善！」

當此事過後不久，×軍長親自來找我就問：

「你們同來的人，有否會說當地話的人？」

「有，軍長有事找他們？」

「這一連部隊明日循路返國，我還有六隻駱駝在後面，今日他們既敢這樣對待我，明日遇到我的駱駝，當然洗劫無疑，我想請你轉請他們幫忙，向剛才來此的牛主雇用他的毛

牛接運一下，比較安全。」

此行出國的人不是雇馬就是雇驢馱運用品，獨獨×氏雇用駱駝，目標顯著，如要洗劫當不會錯。×軍長爲了安全乃出此計，要我幫忙。當我把同行會當地話伙伴找到說明原意後，他們異口同聲的說：

「別人請我們幫忙，都可商量，唯獨×軍長的事無商量的餘地！」

「那是爲了什麼？」

「當我們在喀什雇馬的時候，馬軍長、羅師長、劉局長都拿了錢給我們幫忙，唯獨×軍長一毛不拔。果真明天這一連兵要洗劫他的駱駝，我們倒還同情，因爲洗劫了一百多人有好處，不洗劫僅他一人有好處，我們不管！」

他們既然一口拒絕，並把因果關係完全道出，我也就無話可說。但時過不久，×軍長又追問我幫忙的情形如何時，我未便將原話回答，只好隨機應變的回稱：

「剛才打槍的時候他們不明內情，都嚇得跑到深山野溝躲藏去了，迄今還沒有回來，即使不久回來，第一、天時快黑，第二、牛羣也找不到了，我對軍長幫忙的事到此爲止，要請軍長原諒！」

佛經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於今×氏就得了現報應。又怨得誰呢。

### 闖關進入坎巨提國

米斯格是位於帕米爾高原南麓的一個小山村。在名義上算是巴基斯坦的北邊門戶；在實際的情況來說，乃是坎巨提小王國的北境關口。有居



坎巨提國王加馬力汗贈送本文作者的照相。

民五十餘戶，大多以遊牧爲生。駐軍僅一排，已是此一關口的最高武力。此外還有一個警察所，以及郵電等局。

馬呈祥軍長雖提前抵此。但因三不管地方槍聲傳來，不得不留此地，瞭解情況，以便就近處理。當我們後行者，陸續抵此，得知事成過去，也就放心無事，準備起程南行了。

我們這批沒有出國護照的關關者，因坎王加馬力汗，對中國人素具好感！獲悉我們違規入境的困境後。電准由當地警所出具過境證明，就可在其轄境內，通行無阻。俟把此一關關手續辦完後，我的重大心事，算是解決了一半；另一半就是川資問題。

我爲了解決川資問題，很誠懇的向某君說：「我所有的錢，在英吉沙羅馬時，早已花光，現在身上一文不名，如果你的單位經費拮据，再添人也有困難的話，何不向同行出國的大員們，去借助一點錢呢？只要有路費，隨我來的同志們，仍由我領，繼續前行，也無不可。」

「現留米斯格同行大員中，就我所知，只有馬軍長手頭，比較寬裕些。你與馬家素有淵源，若想借錢，由你出面去借，一定不會碰壁，定能解決問題。」

當我向某君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後，他反而要我去向馬軍長開口。這又是他腦中的成見在作怪？

當馬步芳將軍出任西北軍政長官時，我透過堯樂博士專員與馬家深厚的淵源，曾擬訂過以堯易鮑，以馬換陶的方案；繼又提議由蘭州第二處

，與新疆站本部，全力支持馬家鞏固西北大局。某君就本此，認爲我與馬軍長，一定過從甚密。否則何能有此擬議？其實我當時所以提出以上種情，完全是因時因地因人因勢，站在西北大局上，來衡量來着眼，決非事前受了馬軍長的示意，才有此作。他對馬家素有成見，因而懷疑到我，被人利用，當然也就有了淵源。其實以上種情，馬呈祥將軍不僅過去全不知情，迄到現在仍還被蒙在鼓裏。我爲了避嫌，也不宜親向馬軍長去借錢，於是我緊接的回話說：

「向馬軍長借錢一事，非你先生出面不可，原因是此次借錢，不是爲我個人，而是爲了十多位同志，你借到大家都會感激你；我借到大家要罵你一輩子！一樣的借錢，有兩樣的後果。先生何不向好後果的方向去作呢？」

好在馬呈祥軍長，忠厚正直，既明大義，尤其扶危濟困的胡達（真主）心腸。當某君向他說明我這個小組的特別困境後，很快取出六兩手飾黃金，要親手交給我，藉表關切之情。當我隨同某君面見馬將軍時，他一面將金手飾交給我，一面又加以解釋的說：

「我此次出國，還要經南亞走中東，繞道開羅（當年我國與埃及有邦交）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去朝聖。前程萬里，需錢的地方尚多。借給老兄六兩黃金，有嫌少了。不過事出無奈，尚請多加原諒！」

「謝謝軍長患難中的義助，此情此義，如果生不能壁趙，死當結草以報！」

我闖入他國的兩大難題——過境證與出山川資

，暫時算是解決。當然前程仍艱，困情仍在，只好走一步說一步了！

由新疆越帕米爾高原逃難出國的大小官員，此時集聚在此一小山村的人數，已有兩百餘人。由米斯格至吉爾吉提都是沿山谷而行，完全是羊腸小道，人馬行走必需排成單行，拉成一線才能順利前行。

爲了便於行軍與管理，全體逃難人員，組成了十七八個小組。每組推選一位小組長，負責生活管理，與行事指揮。有幾個小組長，也感前程困難，需要借錢解決。於今聽到我這個小組，已向馬軍長借到六兩黃金後，也想起而效尤。但因馬軍長在喀什羅馬時，已幫過大忙，當然未便再啓齒。而××正相反，吃空缺，飽私囊身懷巨金，爲富不仁尚未助過一文。於是就將對像改在×

×身上。預借的目標每人要借一兩黃金。×××探知此情後，因恐由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們去進行，一個弄不好，就會演成慘劇。遂商請由我出面去進行。我爲了維護××全家五口性命，不能不挺身而出。但也素知××氏愛財如命的個性，向他獅子大張口，每人借一兩，總數就是二百兩，一定辦不到。於是另一方面要他們平心靜氣，一方面要他們對我有信心，然後我先舉例，後歸正題的說：

「我和馬軍長僅在新疆會過幾次面，一開口借錢，就沒有碰壁。而我和××由河西至新疆兩地，已有十年的交情，現隨他身邊的三個小孩，我都吃過他們的生日酒，由我出面借一點錢，想來不會空手而返，不過太多了，恐怕要失望，如

借個三五十兩，大概還可辦到」。

××兄，惟恐人多口雜，反而僨事，他緊接着就說：

「向人借錢，終久要還，多借難還，少借好還，就照李科長的主張，由他全權去處理，借到多少算多少。只要再借到一點錢，我們就可順利返國了！」

向××借錢一事，就此由我一肩承擔，算是告一段落。至於借錢時地，也由我酌情決定，他人都不再過問。

### 坎國國王熱忱招待

坎巨堤王國位於印度河發源地的一個山谷中，也算是克什米爾邦的西北部。有居民約五萬人，黃膚黑髮，寬衣長袖。既與新疆的柯爾克孜族不同，也與印巴及卑路支人有異。

據坎人傳說，他們的祖先，是來自我國東漢經邊名將班超耿恭的舊部。於西域變亂時，潛越帕米爾避亂於此，作為求生之地。自唐以來，因回教傳入，乃改信回教，語文漸隨宗教而易，改用阿拉伯語文。全國雖位於深山狹谷，但農田水利相當發達，有人的地方，就可看到梯田與槽渠。較之近鄰如新疆與印巴，顯出進步很多。這也是此一傳說的有力佐證。尤以加馬力汗國王，對中國人不論回漢，都有好感。幾經由該國過境者，不僅有求必應，尤且招待熱忱！這大概就是血緣的關係吧？

因此當我們大隊人馬過境，大官們去拜會他，當然設宴歡迎。就是我們這些小官到了王都所

在地——格爾米提，他也贈羊送麵予以熱忱招待。筆者有幸，曾獲國王面見，並贈玉照一幅作為紀念。

坎王對我特別禮遇，其中另有插曲：當民國卅七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印巴兩國由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地位，獲准方始獨立時，因克什米爾邦的歸宿問題，兩國大動干戈，引起大戰。坎巨堤是位於克邦的西北角。自立國以來就過着不問世事的世外桃源生活。千餘年來與人無爭。於今印巴兩國因爭此邦，竟兵戎相見，有背他們立國傳統。國王加馬力汗為了順應輿情，乃暗派其胞弟帕夏親王，潛往新疆籲請中國派兵保護。經由莎車警局呈文民廳到警政科。我即據情簽辦：「查該王國原為我國藩屬，自動請歸，應予接納」。當由民廳轉呈省府。因為是派兵出境，省主席麥斯武德只好行文新疆警備總司令部去辦。總司令陶峙岳認為這是惹火燒身的事，不宜接受。回文省府密令莎車專署與警局，妥予招待，婉予拒絕。但加馬力汗對其胞弟留新期間，獲得禮遇，仍甚感激。於今獲悉筆者，曾是對此事的知情一人。遂獲接見，並親贈玉照一幀以示謝意！

格爾米提是坎王王宮所在地，是該國居民最多的山村，約有百戶五百餘人，居室依山傍水，多以土石砌成。惟王宮是用水泥磚新建的二層洋房。內部裝飾亦趨現代化。電燈電話電報以及收音機，樣樣都有。隨時可以收聽鄰國如新德里，喀拉蚩，喀布爾等地的廣播。加馬力汗自幼接受英國教育。對於小國寡民的統馭，可說駕輕就熟，很有一套。為了王權世襲，當我們過境時，他

的長子，正在英倫就讀，將來學成歸國後，準備繼承王位。

走這條山路，就得按部就班，一日一站，既不能趕路，也不能留宿，因此我這個小組，雖經國王熱忱招待，十一月七日抵此，八日必需前行，夜宿前一站貢托爾，九日宿英地，十日宿卡特。到了卡特小村，就算走到坎國的南門，過此才算正式進入巴基斯坦境。在此三站中有一相同點，就是每站都有招待所。這當然與坎王出國，和外賓蒞境有關。九日晨我們就告別坎國，於下午安抵吉爾吉提，結束了我們騎馬的行程。

吉爾吉提是位於印度河上游的山谷中，算是巴屬克邦首府所在地。有首府專署，縣政府，警察局，郵電等局；此外還有一所較具規模招待所。駐軍的師部也設於此。為了軍民補給的方便，更在河谷的小平原上，闢建了一座小型沙土地面的飛機場，每日以○<sub>1</sub>型飛機來往一次。藉以縮短吉城至北沙瓦間之距離。因此一山城仍在喀拉崑崙山腰內。如要騎馬出山，得走一個多月，改乘軍用吉普車，也要走五六天；坐小飛機出山，僅需兩小時。不過平時過境人少，運貨時多。為了適合所需，飛機艙內僅製六個座位。每次飛行，僅售六張機票。偶遇過客多時，就得往後順延。而我們由新疆抵此人數，陸續已到兩百餘人。如按六人飛行，俟全部出山，非等三四十天不可。而吉城不產糧食，全依外來，以致食用非常昂貴。多住一週就將機票吃掉。因此過客到此，均希望早走。而我們人多，早走的辦法就是不以六人為限，要全機運客，如能加班當然更好。於是

我們就向此地分公司，與北沙瓦總公司兩頭同時交涉。

但在交涉期中，航空公司每日仍售六張機票。十三日首批先走者，是陝籍國大代表兼甘肅保安副司令王孔安老師及蒙藏委員會周昆田副委員長等。十四日是馬呈祥軍長，羅恕人師長等。十五日馬國義理事長，馬恕基省委等。十六日排出饒站長，十七日是劉局長，十八日是胡處長。以上都是六人行。六天中僅走了卅六人。

### 為患難弟兄借路費

當某老兄飛行前夕，我因小組川資缺少，又到招待所去晉見他求助。一見面我就直入主題的說：

「向馬軍長借到的錢，僅够我們的飛機票錢，一出山後，住店沒店錢，吃飯沒飯錢怎麼辦？務請閣下多少再留給我們一點錢，以便隨隊前行，否則大駕明天就走不成！」

我說此話，並不是向他威脅，完全是實情。因他是全體同志的負責人，我們小組的困難，他應負救助的責任。何況一路來他沒有助過我一文錢。但是他聽畢我的話後，仍然推辭的說：

「明天輪我飛走，要趕程回國，每站得坐飛機需錢較多。而我所帶的錢又有限，你硬逼我要錢，頂多給你一兩二兩黃金，但這個數目還得另想辦法去籌借呢！」

某老兄以另想辦法離開招待所。我原想是為我借錢去了！誰知一去不返，竟然黃牛。就在此時住在隔屋的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突然走

到我的面前，對我關懷的說：

「你將隨來的人，交給某先生，不就完了，何必向他借錢呢？」

「某先生不接收，他說不帶人了！」

另一位先生帶人，將人交給那位先生也是一樣！」

「他說要有某先生的命令」。

「他們既然相互推諉，你也不管算了！」

「和我同行者，大家都是某校的各期同學，現在遠適異國。我和同行的高級官員們，尚有一面之緣，必要時還可伸手張口，而他們都素昧平生。我再不管，他們非困死他國不可。此時此地我怎能棄他們而不顧呢？」

「此時此地，別人都講現實，只有你老兄還講道義，那怎麼能成呢？你一人的困難。公誼私情，我都可以幫忙。後天輪我飛走，多買一張機票，你隨我走算了！」

「那就局長先走好了，我怎能硬起心腸一個人隨你走呢？即使前途是絕路，我也要和他們死在一起！」

「老兄既不願隨我走，我送你二兩黃金，作為共患難的一點幫助」。

「局長僅為我一人解困，此一好意，我還能接受」。

「你還希望我救助他人，我既沒有這項義務，也沒有這個力量！」

「我既不是為他人向局長求情，也不嫌二兩黃金太少。怕得是因局長贈我二兩頻添麻煩。隨我的同志，以為我還有廿兩·二百兩。我如拿不

出來將如何應對。如果局長能將二兩黃金贈給我們全小組，我當然感激不盡！」

「老兄認為送給全小組好，那就照你的意思辦好了！」

劉局長話畢。我立時前往難民營，召集全組人員，來到招待所拜見劉局長。

當劉氏親手交給我四小塊金錠，每錠五錢，合計二兩。我轉手就交給小組負責財務的郭城修與宋義卿二同學。我們全小組十多人，畢躬畢敬的向劉局長，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藉表謝意！

當十七日劉局長攜眷起飛時，我又至機場去送行。在他登機前一瞬間，又從衣袋中掏出巴幣五十元。一面交我，一面說：

「此一點錢，最好留在身邊，作不時之需，不要再交給小組了。已到了有人的地方，處處需錢，你不能隨時隨地，向人伸手張口」。

劉局長上午飛走後，×××於是日下午，就攜眷進抵吉城。因為官大錢多，當然成了招待所的貴賓。吉城是我們由新疆來人的集散地。過此就要分散各走各路了。要向×××借錢，這是最適當的時地。我既對窮友們許下諾言，就得負責進行。於是我由難民營，逕赴招待所去拜會×××。會面以後，首將一週間飛走大員概情，作了一次簡報，接下又將馬軍長將手槍、望遠鏡，以及不需的衣物，都以禮物贈送給當地的官員們，以致主客皆大歡喜。也就獲得好聚好散之情。因為×××的處世待人，一向貪財、刻薄奸詐，同是中將軍長，不能相去太遠，免為外人落話柄，×

氏也體會出我的深意，完全採納。因而停留古城時，贏得當地官員們的好感，處處殷勤，事事幫忙。俟我將上情報告後，接下面就進入借錢的主題上。他的謹慎個性，我是素所知情。因而出口借錢，還不敢把數目說得太多，尤不敢說出十幾個小組，都要向他借錢，僅以我的小組為名，並用輕描淡寫的口吻向他說：

「我率的小組人員，是在新疆境內，沿途收集的底級軍警人員，都是倉促成行，沒有準備，以致行囊都空，得需閣下賜助。只要閣下今日一伸援手，將來都變成你的得力幹部。他們請我出面求援，請閣下酌情幫忙，以解眾困！」

我開口求援，×××立即深鎖眉稍，陷入沉思，一語未發。爲了打破沉默，也爲提他人義行榜樣，又開口說：

「我的小組在米斯格，已向馬軍長借到六兩黃金，只够全組飛機票錢，直往前走坐火車乘輪船，就無着落，只得再向閣下求助解困了！」

在我想來×氏聽到馬軍長尚選借給我六兩黃金，以他的情況和我們的關係，起碼得給我們多一點。不意不提馬軍長還好，一提馬軍長，他就聯想到騎兵連，因憤恨他們對他的行爲。於是接

下就說：

「我在三不管地方受他們的威脅，全情你盡知。事後託你找人雇毛牛，以便代替駱駝一事，你又沒給幫上忙，以致我六隻駱駝身上，所馱運的幾千元銀元（實在這許多錢都是他吃缺空，尅扣弟兄們的不義之財。）第二天就被騎兵連劫走。綜此兩次損失，就達二百兩黃金。現在我的川

資，也成問題，非迫賣衣物，就無以爲繼。假若沒有上情發生，你老兄向我借錢，當然沒有問題。可是現在奈莫能助，對不起！請原諒！」

向人借錢，借給是人情，不借給是本份。×先生既說出「奈莫能助與對不起」話後。已無商量餘地。只好低頭走路。但當時我還未便冒然，將此情向十幾位小組長宣佈。因爲當時，這些小組長都是血氣方剛的廿五、六歲的青年。一聽碰壁消息，定會做出衝動行爲。這樣的後果。不僅有失我維護×氏全家的心願；同時必定在異國鬧出大笑話來，因此偶有小組來問借錢結果。我都以尚未進行，搪塞過去。

### 謝絕王曾善的邀約

這時吉爾吉提機場，已接到北沙瓦總公司的通知，既准全機乘客，尤其加班運送，以便早日送我們出山。廿日排出新疆省民政廳王曾善廳長一家十多口飛行。以公誼來說王廳長是我的頂頭上司。知情後不能不去爲他送行。遂於十九日晚到招待所去晉見。他一見我面就邀約我到土耳其去，他說：「匪勢猖獗，國已不國，你將作何的打算？如願跟我到土耳其的話，我明天多購一張機票，隨我一起走好了。你是民廳科長，我有義務招拂，你的意見如何？」

「謝謝廳長的關照，只能心領，不能奉陪。第一我還率有十多位難友，我跟廳長走了，他們怎麼辦？第二我認爲此次逃離新疆，仍屬革命工作的一段過程，是中國人短暫的浩劫，終久還要由我們來收復大陸的。領袖 蔣公在台、澎、坐

鎮。我們還有報國的時地。不宜一走了之！」

王曾善廳長是山東籍的回教徒，曾是立法委員，民國卅五年七月隨張治中入新出任民政廳長，是土耳其留學生，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與土耳其語。在匪勢席卷大陸，就認爲國將不國。只好遠走土國去避難。當時我是同行的唯一科長。遂有此一關照的話。但因兩人對國家前途看法不同。只好在吉爾吉提，分道揚鑣，各走各路！

翌日下午二時，果然飛來兩架飛機，要全機運客。前一架當由王廳長家十多口，先登機，然後又補上數位難友，宣告客滿。即時起飛。另一架在大夥難友們依序登機時，忽接招待所電話通知，要給×氏全家留機位。因而正登機者，有六人被阻。時過不久，當地機關首長，陪同×先生全家坐交通車進抵機場。逕到機門前要上飛機。這時被阻六人，才知道原因，立即以英語提出抗議的說：

### 吉城機場尷尬場面

「我們是依你們安排的次序登機的，何況現已購到機票。爲什麼你們自毀次序，讓後來者先走呢？」

陪×氏的官員即時以英語回稱：

「他是高級官員，應有優先權！」

「他棄職離國，除身懷巨金外，已和我們一樣，那還有優先權？」

雙方就此僵持下去，誰也不能登機。我的小組排在較後日期，爲了便於候機，早由難民營，遷到機場邊露營。每次班機起飛，都是熟人，均

(三) 新 疆 脫 險 記

去送行。當此一尷尬場面發生時，我正在當場，此時×先生還不死心，仍想搭機先走，竟向我走來，即時懇求的說：「請兄出面勸解一語，請他們禮讓一下，好不好？」

此時此地，先走就是解困的最好辦法，當時在場的人，除×先生身懷巨金外，別人都到山窮水盡的境地。我怎能出口勸難友們運走呢？然而×先生既站在我的面前，我就得開口，既不能勸別人，只好婉言對×氏說：「他們多住一天，就將機票錢吃掉，現在全機運客，又有加班。閣下住在招待所內，既有暖氣，又有吃喝。何必與住在機場邊受冷受餓的難友們，爭一天半天的時間呢？」

我的回話，全係實情，×氏聽後，無言以對。只好倖倖然的坐上原車重返招待所。此一僵持場面由二時許，直到二時半，山區黑幕又得到早，駕駛員認為已逾安全飛行時間，未便乘客，飛機又不宜停在冰天雪地的古城機場，只好空機而去。

以當地官員對×先生的殷勤表現，第二天一定還會陪來，此一爭機事件，第二天定會重演，頭一天可說是偶發事件，事前無法防範，雙方爭持，也無可厚非。若第二日重演，就要貽笑外人了。爲了中國人的顏面問題，我乃囑星星映警察局長常世銘局長，於是日晚逕赴招待所晉見×先生，提供兩點意見作參酌：第一請他閣下，照着先來先走的規定，第二天不要到飛機場；第二要想先走，就得給禮讓機位的難友留下一兩天的食用錢，才可商量。我這樣的考慮，完全爲了息事寧

人，免爲外人所貽笑。原是爲了×先生的顏面着想，全出好意！不憶×氏反而認爲我下午沒有借到錢，晚上又託人來說項，於是對常局長說：

「寧願不走，也沒錢留」。

只要×先生明天不來機場，不開笑話就夠了！至於其他語意我都不在心上計較。不意翌日上午九時半兩架飛機先後飛抵古城機場後，成羣的難友們，正排隊登機時。×氏一家由當地官員陪同，乘交通車抵達機場。機場售票處，因有昨日已售票拒登飛機被旅客責難的教訓，機場人員今天就採不預售票辦法，改爲登機後，再辦理手續。因此當×氏全家到後，就請×先生率眷登機。此時排隊的難友們，就帶隊加以阻止。並以英語巴語向機場人員，大力交涉的說：「你們爲什麼破壞規定，要讓後來的先走呢？」

「×先生的官階比你們高，大官有優先權！」

「我們新疆就是這種愛錢怕死的軍官給搞垮的，我們不能向這種人禮讓！」

陪×氏來機場的官員接下就說：

「你們不禮讓，我們要禮讓，非讓×先生先走不可！」

「你們巴國人如不講理、破壞規定！那就是有意將我們餓死凍死。與其餓死凍死！就不如讓機輪壓死來得痛快，你們將我們壓死後，再讓他先走好了！」

×先生既不會英語，也不懂巴語。雙方的爭吵，他聽不懂，不過事實擺在眼前，他仍然上了飛機，於是又移步向我走來，當他尚未開口，我就先說：

「昨天我請常世銘局長面見閣下一事，就是怕出現此種尷尬場面！閣下原說今天不來爲何又來呢？」

「我原打算今天不來，無如當地官員們，硬要陪我來，保證可以先登機，人家的好意，我怎能拒絕？」

我說：「此地食用很貴，昨天未走成的難友們，今天爲了吃飯，已將毛衣毛褲都賣掉了！如果今天再不走，他們不餓死，也必凍死！這種悲慘的後果，先生恐怕還未想到！教我說話，如何開得口呢？」

×先生聽畢我的回話後，已知道住在機場邊的這批窮難友走不完，他是無法成行的。只好再坐原車返回招待所。好在航空公司，自廿日起，不僅上午加班來雙機；下午也雙機加班。一日就運走一百人，兩日之間，就將困留此一山城的義民，全部運到北沙瓦。×先生一家人，終於最後一班機，離開古城，安抵北沙瓦。

由新疆脫險入坎巨堤後的一些尷尬場面，痛心往事，不想寫也不忍心寫，但是最後仍然寫出來，覺得人在顛沛流離之際，仍須秉持道義，與人爲善，是很重要的。世界上好人還是佔多數，臨難苟免貪鄙之徒，畢竟還是少數之少數，但其最後也未必有好結局。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  
買合訂本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  
雜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誌帳戶